

## 拾秋

◆ 秦正泽

“今天河洲上耕薯，明天你不去不捡？”小区的中年妇女凑到一起，交流得来的信息。

“去！粉扑扑的白薯吃起来噎喉哦，机薯粉可好啦！走时，吆喝一声哈！”

抖音的传播力奇强，哪儿有机耕过的大片芋地可以拾捡，顷刻之间便被有心人刷到，在线下传播，一如江湖上的丐帮弟子嗅觉灵敏，遇到大户人家操办喜事便奔走相告，从四面八方蜂拥到人家门前，分一杯羹。有时，拾秋的人去早了，农庄主请来的帮手们还在低头勾腰收集山芋或将袋子扛到货车前，就识趣地放下蛇皮袋，双手拄着铁耙的长柄，与身边的同行搭讪，像极了春耕时节站立枝头的鸟雀，伸长脖子远远地望着新翻的田垄，只等扶着犁铧叱喝耕牛的农民走远，就可以掠过低空，在翻过的新土中寻觅蠕动的蚯蚓、昆虫大快朵颐。

我骑电动车载着老伴也去凑热闹。没想到的是，毗邻公路的河洲旁边停着十几辆轿车、电动车，衣着整齐的人们分布在收拾过的山芋地里挥锄抡耙，半边的、半截的，一把抓得住的山芋也放进蛇皮袋中。河里无鱼虾也贵，倘若“捡漏”拾得汤盆般大的“薯王”，那喜出望外的心情会持续好几天。

邻居接放学的女儿回家，看到我载着大半袋山芋回来，流露出艳羡的表情：“地里还有薯捡不？”“多得很，只要你有耐心，舍得花气力淘！想去就跟我来。”“去嘞，好捡得很，用脚踢踢土块，说不定还能碰到呢！”隔壁的晓英推波助澜地怂恿。

她带着女儿走进山芋地，面对坑坑洼洼的土地一脸迷茫，像在求助又似自言自语：“人比山芋还要多，哪里还淘得到？”“你跟我后面，在旁边按顺序挖，保证你挖得到！鱼过千层网，网网都有鱼。”有人把自己的经验倾囊相授，她半信半疑地抡起铁耙验证。淘了几步远的距离，一个跟贝南瓜大小的红皮山芋从土坷垃里显现出来，孩子双手捧起来如同获得珍贵奖品。夕阳西下，交错投射出凌乱细长的身影。志得意满的已在收纳工具启动车子返程，有的怀

揣希望，趁天黑前再淘一淘，恐怕还能捡到大的呢。

还记得，大集体年代，各家各户人口多，分配的粮食有限，巴掌大的自留地轮作蔬菜，勉强维持全家老少的餐桌之需，满足催肥生猪的饲料，想种点杂粮填充辘轳肌除非立体种植，别无选择，拾秋成了母亲们的自觉行动。耕牛犁过的山芋地，铁耙刨过的花生垅，镰刀收割后的黄豆埂，掰摘后的玉米林，每天都像过兵似的，走过一班又来了一班，松软的黑土地像埋藏着金银的宝库，只要念对了咒语，便有宝贝应声而出，与发光的眼睛擦出一阵阵狂喜。广袤的土地被踏出一条条蚯蚓般细长却结实的小路，点燃诱惑的泥土不知被翻来覆去了几多遍。拎着菜篮的妈妈侧着身子回到家里，花生覆盖篮底也好，红薯压弯手臂也罢，她满脸的皱纹舒展着，我们的眼睛随着菜篮游移，接下来的餐桌会丰盛几顿，小小年纪早已体味到稼穡艰辛，幼小的心灵埋下节粮惜福的善根。

而今，为了吃惯粗粮的老泰山重温流金岁月，我们租地种植了两畦吃起来软糯香甜的红心山芋，想到自己平整土地、芋插芋苗、锄草、施肥、翻藤、刨挖的种收全流程，还要担心田鼠肆虐无忌惮地蚕食，可谓粒粒皆辛苦。而拾秋只需弯腰驼，所得皆是惊喜，“四世同堂”也没关系，白芋、紫薯丰富了山芋的种类，残缺不全、长相狰狞的冲洗干净、削皮，送到加工的作坊，头天下碾磨沉淀，次日清晨就可以拎回来白雪般的薯粉。待到猪肉炖粉条上桌，那人声鼎沸的拾秋场景，左邻右舍比赛洗涮山芋的情形，经过绘声绘色的演绎，将平添饭桌的情趣。流自己的汗，吃自己的饭，别有一番滋味。休闲的时光因为有了这段劳碌的拾秋插曲变得灵动，韵味十足。

丰收的年景，沐浴着深秋的暖阳去延续拾秋的美德，力求颗粒归仓，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多了一些泥土的气息，田野的乐趣。

## 冬天，朝阳下的田野

◆ 章铜胜

冬天了，我喜欢选择靠近车窗的位置坐着，当朝阳透过车窗，晒在脸上时，有种暖意融融的感觉，这种感觉很好。有人说，人生应该一心向暖，而更喜欢冬天的一脸朝阳。有时，前一天的晚上没有睡好，在清晨的暖阳里，斜斜地靠在座椅里，打个盹儿，人就会感觉到很舒服。舒服的状态里，好像清晨未醒的一个梦还会延续。

班车经过一条河，河的对面是一片田野。河边，有几丛芦苇，芦花白似雪。在冬日朝阳融金般的色调里，水边一丛芦花的白，便有些显眼，有些招摇。此时，红蓼寂寞，唯有与芦花相伴。才有惺惺相惜的互重，才会在满目萧条的氛围中显出一点生气来。越过河岸，越过芦白蓼红，总想看看远处的那片田野，但我的视线总被绿树、河岸所遮挡，想见而不得见，便有了一些念和想，便想起记忆中冬日的田野。

在乡村，冬日是长闲的。闲了，就有心思出去四处走走看看了。乡村偏处一隅，可看的東西很少。远山，是早已看惯了了的，四季如恒，是远在远处的一个大围墙，围住了乡村，也困住了乡村。村庄，熟悉得已经不能再熟悉了，哪家养的鸡和狗，一眼就能认出来，还有什么好看的呢。只有出村，去看村外的一片田野，那里四季不同，田野里的庄稼年年相似，也是年年不同的。会看的人，像我的爷爷和父亲，是一眼就能看出一些名堂来的，而我，只是去田野里看看热闹，对于庄稼的长势，地里的墒情，是我既看不懂，也不想去管的事情。

秋收早就结束了，村外田野里的气象和秋收时已经不太一样了，不再有枯草的衰败和凌

乱了。朝阳里，冬日的田野是别有意象的。油菜早就栽下了，长得快的，油菜的叶子已经盖住了一畦畦田垄。清晨，油菜的叶子上覆盖着一层或浓或淡的霜，是该入画的。白土老人没有画过一幅带霜的油菜，我一直觉得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。直播的冬小麦，绿意要淡一些，密密的麦苗在地垄上挤挤挨挨，热热闹闹，它们在风中交头接耳，仿佛一直在打听一件没有打听清楚的事情，而又要探听究竟来一样。它们那样执着，在冬日的暖阳里，麦苗上的霜已融化成露，颗颗晶莹，在麦苗的不安中，也会时时滴落。路旁的荠菜、地丁、塌棵菜之类的野草野菜是很容易被人们忽略的，它们还是那样灰扑扑的样子。

村东田野里的那一片大湖，在冬天的清晨，是安静而又温暖的。湖边的杨柳，安静地将自己的影子投放在水面上，它们那样清晰，秀丽，仿佛它们从来没有这样认真地端详过自己一样，在柳丝轻拂的春天没有，在长发及腰的夏日也没有，而到了深秋的金色时光里，仍没有临水揽镜的那份安静淡然。朝阳里，湖面上升起丝丝缕缕的水汽，水汽浮出湖面，聚成一缕纱，拢成一层雾，拂动一片岚，让人感觉眼前的温暖是会包裹自己，包裹冬日的田野的。在湖边的雾岚里，我是希望能在朦胧中看见一孔石桥、几株烟树、两三座村庄的。有了石桥、烟树和村庄，冬日朝阳下的田野，才是一处温暖的融满乡愁的故乡。

我想在冬日的某个清晨，走出村庄，走进朝阳下的田野。



云雾飞瀑(国画) ◆ 马广生 作

## 温暖童年的煤油灯

◆ 屈亚娣

我记忆里，有一抹微弱而坚定的光芒，它源自一盏小小的煤油灯，照亮了我童年的每一个角落，也温暖了那段纯真的时光。

我的家乡四季分明，风景如画。那时，村里还没有通电，夜晚降临意味着一片漆黑。但正是这样的环境，让煤油灯成为我们家中不可或缺的宝贝。它身材小巧，由一只玻璃瓶身、一根细长的棉芯和一顶金属盖子组成。每当夜幕降临，父亲就会小心翼翼地打开柜子里那盏略显陈旧的煤油灯，用火柴轻轻一点，棉芯上便跳跃起一抹微弱而稳定的火焰，瞬间，昏黄的灯光洒满了整个屋子，也点亮了我们一家的笑容。

煤油灯的光芒虽不及电灯明亮，却自有一番韵味。它发出的光柔和而温暖，仿佛能穿透寒冷，直抵人心。我和弟妹们常常围坐在煤油灯旁，听父亲讲述那些古老而又神奇的故事。他的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，故事里有勇敢的骑士、智慧的公主，还有那些神奇的魔法和未知的远方。煤油灯的光影在父亲的脸上跳跃，他的轮廓变得柔和而神秘，那些故事仿佛也染上了几分魔法色彩，让我们如痴如醉。

除了是夜晚的守护者，煤油灯还是母亲

勤劳的见证。在那些没有电灯的日子里，母亲总是在煤油灯下忙碌着缝补衣物、编织毛衣，或是准备第二天的饭菜。她手巧，总能把平凡的日子编织得温馨而美好。记得有一次，我的衣服不小心被划破了一个大口子，我沮丧极了，以为这件心爱的衣服就此报废。母亲却微笑着接过衣服，在煤油灯下，她灵活的手指穿梭其间，不一会儿，那个大口子就被一朵精美的手工花朵所取代。那一刻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母爱的伟大与细腻。

对于童年的我来说，煤油灯下的学习时光是一段难忘的经历。每当夜幕降临，我便会坐在煤油灯微弱的光芒下，趴在简陋的书桌上，一笔一画地写着作业。那时的我，对知识的渴望如同煤油灯中的火焰，虽微小却执着。煤油灯的光芒虽然昏暗，但它却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，让我在求知的路上不孤单。有时，遇到难题，我会抬头望向那盏煤油灯，仿佛它能给我答案。而每当这时，父亲总会在一旁默默陪伴，偶尔指点一二，他的眼神中充满了鼓励与期待。

梦想从煤油灯下的那些夜晚起航。我常常躺在床上，借着从门缝里透进来的微弱灯光，仰望天花板，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无限

憧憬。那时的我，梦想着成为一名作家，用文字记录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温暖与美好。煤油灯的光芒虽然微弱，但它却照亮了我心中的梦想，让我相信，只要努力，总有一天能够照亮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。

随着时代的进步，家乡终于迎来了通电的那一天。当第一盏电灯亮起时，整个村庄都沸腾了。人们欢呼雀跃，仿佛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。而我，虽然也为这一变化感到高兴，但心中却莫名地涌起了一丝不舍。那盏陪伴了我无数个夜晚的煤油灯，即将被尘封在历史的长河中。我轻轻地吹灭了它，看着它熄灭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我知道，这不仅仅是一盏灯的熄灭，更是一个时代的落幕。

如今，虽然煤油灯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，但它在我心中留下了温暖与记忆，且永远不会消逝。每当夜深人静，我总会想起那些煤油灯下的日子，想起父亲的故事、母亲的勤劳、自己的学习时光，以及那些关于梦想的憧憬。那些记忆，如同一盏永不熄灭的煤油灯，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，让我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无论遇到多少风雨，都能勇敢地面对，坚定地前行。

## 渔之乐

◆ 周桂芳

衡，与薄雾周旋，还不如撒一张张大网，一网打尽。因为渔民本就是为鱼而来，今天起个大早，能捕多少条鱼，事关他们的生计，事关他们辛苦的回报。

捕鱼，是打捞的游戏，渔民们可以一网打尽，却又不能一网打尽，这是渔民们对多少的取舍，更考验渔民们的舍得与放下。

捕鱼与钓鱼都是渔之乐，钓鱼是下饵的游戏，玩的就是静坐与境界。只要舍得下好饵，早晚就会有鱼上钩，它考验的就是人的耐心与静心。谈起钓鱼的快乐，那就美不胜收了。小河叉、小湖尾、小港湾、池塘边，一竿在手，一凳在下，就是一方新天地，就是一个新世界，静美得像一幅画。钓鱼之乐在其中、乐在其心，各人各有不同各有收获。有的人来钓一日清闲自在，有的人来钓半日悠然自得，有的人来钓长天一色，有的人来钓一湖秀色，有的人来钓野趣盎然。对于钓鱼多少，鱼大鱼小，都不重要，有没有钓到鱼也不要紧，因为钓鱼是“醉翁之意不在酒，而在山水之间”。空手则归，也无所谓，有的人甚至把钓到的鱼儿重新放回湖里，任鱼儿自由游走。也许，人在静静钓鱼的时候，也在钓自己，钓风雨人生。

小时候，我经常跟在哥哥后面，去野塘

## 每个人都有一片庄稼地

◆ 兰卓

豆什么的颗粒饱满，其得意的神情，像一个孩子得到了老师的小红花一般；谷子什么的灌浆时节缺水歉收，他像一个不小心做错了事的孩子低下头去，似乎暗暗憋着一股劲，争取来年一定努力实现丰收。

父亲六十岁生日时，我们几兄妹就开始动员他和母亲进城，说动了母亲却没说动父亲。偶尔进城一次，见我们的孩子都大了，而我们天天忙于工作难得落屋几天，他们尝到了进城来无所事事的寂寥，而他们习惯了不看任何人的脸色——春播秋收，在小镇上卖时令蔬菜和粮食，回家像温习功课一样喜形于色地数钱。他离不开那片耕作了几十年的庄稼地，终究还是回去了。

同兄弟姐妹一样，父亲和母亲不想进城，我心里有气——把他们留在老家，老乡怎么看我们啊。纠结了近二十年，父亲和母亲也相继离开了，我终于理解了不愿意离

开山乡的父亲们。

其实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片庄稼地，因为我们习惯了一种耕种方式而不愿意离开。比如作家，周围的人都发财了，他们仍然不改初衷，经年累月孜孜不倦地写作，一件作品的面世，一单不足为外人道的稿费，一句读者朋友的赞许或发自内心的认同，都是他们躬耕不辍的莫大动力。

每个人都生存在一个天地里，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庄稼地，丰收或歉收，他们都自若地生活，从容地面对，不在乎别人的评说，也不会天天拿自己和别人对比，因为喜欢这个，热爱这个，根在这里，魂在这里。在生命并不漫长的时间里长河里，不如意者十有八九，哪怕喜形于其中一二的满足，就已经足够，因为这份满足感足以慰藉这个纷繁世界的搅扰带来的浮躁，抚平内心深处迷茫和失落交织的褶皱。

## 巷弄里的烟火气息

◆ 王晓倩

在巷弄的另一头，陈阿姨花摊前已摆满鲜活的花卉，犹如满目层叠的一座小花园。花摊虽不大，却花香四溢且价格公道。每天清晨，她都会从郊外花圃挑选最新鲜的花卉，像艺术家对待作品一样细心地修剪和搭配，购花的顾客皆会获得她准备的一张祝福小卡片。路过的行人不乏熟客，停下挑选，兴高采烈地买上一束鲜花离开。我想那一定是忙碌生活里的一抹亮色，饱含着陈阿姨的真切祝福。

午后的阳光透过巷弄两旁的梧桐树，洒下斑驳光影。公园里的鸟雀欢快吟唱，老人们沉浸在博弈的世界里，享受下棋的乐趣。红黑相间的棋盘上兵马相对，每一步都藏着老人的智慧和策略。他们如此专注，让人们对生活充满热爱和执着。一旁的孩童追逐嬉戏，笑声清脆悦耳，为午后增添了一份童真的活力。

傍晚是巷弄最热闹的时刻。下班的人匆匆穿过巷弄，有的直奔菜市场，挑选新鲜实惠的食材，准备晚餐；有的则挑一家小店买上熟食，简单便捷地解决一餐。不同的小吃店迎来了人流高峰期，刘记麻辣烫、赵家炸串、周师傅烧烤……它们用独特风味，慰藉着城市人的疲惫身心。

夜幕降临，巷弄里每个小店的招牌渐次亮起，它就像每个家庭的窗口，照亮了回家的路，也温暖了归家人的心。一天的忙碌和喧嚣告一段落，只剩下家人团聚的温馨和安宁。